

求知文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推荐
荣获第七届“金钥匙”图书奖

诗化人生

——文学的内涵

小鹿
编著
济南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推荐

· 求知文库 ·

济南出版社

诗 化 人 生

——文学的内涵

□ 小 鹿

华 剑

胡晓林 方 鸣 慕 京

——文学的风涵

小鹿 编著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国家教委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装备用书

滨州教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5 印张 70 千字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6年8月第4次印刷

印数 39001—6500 册

ISBN 7—80572—607—8/Z · 21 定价：3.20 元

目 录

求知文库

诗化人生

一、人类的心河..... (1)

1. 大河寻源 (2)
2. 语言和文字的艺术 (11)
3. 缘情而绮靡 (19)

二、初辨泾渭 (28)

1. 诗：无邪的歌吟 (29)
2. 小说：故事和故事外的 (37)
3. 戏剧：辉煌瞬间 (48)
4. 散文：从容的絮语 (60)

三、忘情的泳者 (71)

1. 痴情的妄想者 (73)
2. 直面人生 (83)

四、掬一瓢饮 (90)

1. 天外天——再创造的快乐 (91)
2. 微醺的时刻 (100)

一、人类的心河

是一个明丽的早晨，阳光象新鲜诱人的橙汁，流淌在你年轻的脸颊，也溢满了你刚刚睁开的惺松而又热情的眼睛。

或者寂静的午后，你蹒跚到街头的书摊，捧着再也舍不得放下的一本小说，问老板：多少钱？

又比如在堂皇的剧院，紫红色的帷幕缓缓拉开，于是，那舞台上的悲欢离合，就紧紧绷住了你心头的一根弦。

甚至在某一个没有星月的夜晚，你悠悠荡荡路过咖啡屋，突然，从那灯红酒绿的地方飞起的歌声，如晚归的鸟儿，追逐着你，一声声，一字字，一句句，有些亲切，又有些隔膜，却

总是缭绕不去。

你知道吗？文学，对于你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人了。你在不知不觉中涉足文池，仿佛濒临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虽然不知河的深浅，也不知河水的咸淡，但是，大河的浪花已经溅湿了你的衣襟。也许，你会难以置信：文学？文学是什么？就像问一个突然闯进你的生活的陌生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对了，对交陌生的朋友，最重要的是了解。探索未知的河流，对于富有经验的探险家来说，第一件事，理所当然的，便是寻源。

1. 大河寻源

亘古的太阳照耀着唐古拉山的皑皑积雪。从那千年冰柱上滑落的晶莹水珠，一点，又一滴，点点滴滴，汇成溪，淌成河，最终恣肆成浩浩荡荡的长江。

有一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一些勇敢而且幸运的人，凭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追寻万里长江的源流。终于有一天，他们伸出颤抖的双手，掬捧万里长江的第一滴水——那一刻的狂喜，银屏外的人也能感受吧？

可是，即使乘宇宙飞船，我们也无法亲自回溯文学的源流。因为，没有人能随心所欲地回到童年。而且，谁敢肯定一个成年人能够清晰地记忆儿时的一切？童年的故事叫做童话。每一个童话的开头，总是“很久、很久以前……”

那是人类的童年。

那时人类刚刚站立起来，学会用下肢行走、奔跑，而用

上肢摘取芬芳的果实，丢掷沉重的石头——只要用力，这些石头会比他们自己更快地追上那些奔逃的小兽。

大自然母亲很偏心，没有给予人类飞鸟的翅膀，也没给人类猛兽的利齿。在物竞天择的时代，人类只能依靠自己救助自己：用越来越灵活的上肢将石块磨得更锋利一些，将树枝修理得更顺手一些……像家庭中不受宠爱的孩子，不得不尽早学会生存，笨拙地将一勺勺饭食送入自己口中——人类在困境的逼迫下，在艰难的劳作中，学会了使用手，并且创造了简单原始的工具。

也许，如果有飞鸟的翅膀，人类便永远不会站立；如果有猛兽的利齿，人类也不会尝试用手来制造工具。正是与生俱来的缺憾，激发了人类的斗志和雄心。在经过千百万年的磨难之后，人类终于在生存的起跑线上领先一步，成为大自然的骄子。

凶悍的野兽不再是不可战胜的。捕捉回来的各种动物，在熟悉了它们的性情之后，还可以驯养。以往难以摘取的山果野黍，居然可以种植，并随着季节的奇妙更替，年年开花结果。原来，在大自然母亲冷酷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温柔慈爱之心。初获温饱的人类，第一次发现，在自己日渐舒展的心灵中，除了恐惧和愤懑，还有另一种朦胧而又新鲜的情感：是敬畏？是感谢？还是一种单纯的亲切和欣喜？

于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天——

傍晚，缓缓坠落的夕阳，像一团巨大的通红的火球，烧红了天，烧红了地。层层山林如染，潺潺流水溢金。在漫漫地的燃烧之中，世界熔炼成一幅辉煌的图画，静穆，而又

生动。

这般庄严。这般壮丽。大自然仿佛头一次这样慷慨，将自己的美丽无遮无掩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令人震慑，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们的先祖，那些经过一天的辛苦劳作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屏住了他们的呼吸。千万年的岁月无声无息地流过，而此时，他们几乎不能按捺心底的激情。他们浑身燥热，他们头晕目眩，他们的血流在身体的每一处狂野奔涌，而他们呼心跳动的血管，强悍地，一声、一声，如大地深处震响的共鸣。

此刻，这是天地间唯一的声音，生命的声音。

生命是这样美好，快乐。

快乐是有丰足的食物疗饥，快乐是有美丽的兽皮御寒。快乐是有一双灵活的手，快乐是有几件顺手的工具。快乐是日升日落，快乐是山不转水转。快乐是不再觉得生存是可怕的负担。快乐是还会有新的生命诞生。活着，怎么能不快乐呢？

太阳燃尽的时候，篝火燃起来了。干柴烈火，一簇簇火苗象一群群快乐的小精灵，忽闪着，跳跃着，旋转着，越烧越旺。火星窜到人们眼睛里，人人目光炯炯。火星溅入人们的心田，人人热血沸腾。火星撩拨着人们，挑逗着人们，不知谁是那心有灵犀的第一人，随着一声响亮的唿哨，勇敢地跳了起来，将身体化为一朵灿烂的火花。紧跟着，所有的人呼啦啦全站了起来，人群漫成了一片火海，随着火焰的节奏，一起跳跃，旋转。

他们的步履沉稳，就像追逐野羚羊时一样矫捷，山林和草地都在他们的脚下颤抖。

他们的身姿轻盈，就象采摘野桑椹时一样灵动，芬芳和甜蜜都在他们的指间缭绕。

他们如痴如醉地扭动、摇摆、跳跃、生命之火将千百年郁结在心底的苦乐悲喜熔化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激流，从他们的胸腔深处喷涌而出。

“欧！欧！”他们嘶吼，如猛兽咆哮，野狼长嚎。

“嗨！嗨！”他们沉声低喝，仿佛扛着沉重的木头，不胜重负，而又坚挺不屈。

“啊！啊！”似快活不尽，又似叹息不已。坦坦荡荡，是纯朴的赤子心声。

这是一曲无字歌。也许，这歌根本没有意义，然而，在无穷无尽的反复中，这些杂乱的声音同他们的脚步一起，逐渐一致，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终于越来越雄浑，越来越响亮，响彻寰宇。

声音时起时伏，此起彼伏。如同日升日落，月缺月圆；如同春去秋来，花开花谢；如同昼夜更替；如同大海潮汐；如同长风掠过草浪；如同人类自由的呼吸……自然，纯净，却蕴含着一种令人震惊的美——一种崭新的美的元素：节奏。

天上，一轮明月高悬，清辉万里。百兽驻足，百鸟无语。应该是悄寂的时刻，像以往每一个浸满月光的晚上。而今夜，人类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亘古的寂寞。

一夜狂欢，不知天之将白。

篝火熄灭的时候，东方的云霞已经如火如荼。太阳即将

升起，因狂欢而疲劳的人们，迎来了又一个熟悉的黎明。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黎明——人类艺术的黎明。

许许多多年之后，人类史学家证明：在原始人对于简单节奏的掌握和理解中，孕育着诗的萌芽。

早有中国古代文人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序言中阐明：“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这就是说，诗歌是表达人的志向和怀抱的。情感在心中涌动，便要形于言表，言辞不能尽意便要感叹，感叹不能尽情便想长歌，长歌还不能尽兴，便要手舞足蹈了。

英国诗人雪莱也在《为诗辩护》中指出：“一般说来，诗可以理解作‘想象的表现’，自有人类便有诗。……野蛮人（野蛮人之于历史年代，犹如儿童之于人生岁月）表达周围事物所感发他的感情，也是如此；语言，姿势，乃至塑像的或绘画的摹拟，不外是事物以及野蛮人对事物的理解两者结合而成的表象罢了。……在上古时代，人们跳舞，唱歌，摹仿自然的事物，在这类动作中，正如在其它动作中那样，遵守着某种节奏和规则。……近代作家把接近这规则的感觉能力称为趣味和鉴赏力。”

而这种趣味和鉴赏力，正是原始人对美的最初的感知和追求。

毫无疑问，东方和西方的诗人不约而同地发现：在人类

的幼年时代，诗、音乐和舞蹈如同水乳交融，共同养育了人类的早期文化。

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狂欢之夜吧：我们的先祖如痴如醉，且歌且舞。这一切也许是不自觉的。而正是这种情动于衷，情不自禁地渲泄生之艰辛，礼赞生之快乐的方式，开启了人类原始艺术的先河。在音节和词有规律的重复中有诗的起源，在音调的抑扬变化中有音乐的起源，在无拘无束的动作中有舞蹈的起源。尽管它们是原始的，粗糙的，混沌的。

然而，正如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滴唐古拉山的冰雪融水都汇入了长江……

正如我们知道，长江和黄河从来就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

我们也应该知道：虽然文学可能与音乐、舞蹈同时萌芽于一种粗糙的原始艺术形式中，但是，文学之花从它含苞待放的那一天起，便拥有自己独特的芬芳气息。也正因为如此，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才能隔着千万年岁月的尘幔，捕捉到远古文学那飘忽的、如丝如缕的馨香。

不是吗？人们将书写发明之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史前时期。当考古学家佇立在新发现的古代岩洞壁画前，透过眼前稚拙的线条，他会看到初民们“操牛尾而舞”的纯朴舞姿；而当他亲手抚摸新发掘的用长毛象的骨骼制作的骨笛时，上古音乐那单调清扬的声韵，也一定扣动了他的——一个现代人的心弦。可是，在文字发明以前，文学一直是一个谜，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能够确凿地描绘它的形态。远古文学在混沌的新生期，就像迷雾中的一朵小花，人们能够嗅到它的芳

香，却无法亲近它的芳泽，因而只能凭借想象，来猜测它绰约动人的风姿。

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先生这样摹想原始的文学创作：

“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话虽如此，但这种“杭育杭育”的有声无义的韵律毕竟不是诗歌。那么，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原始人在天长日久的生存抗争中，学会了使用灵活的双手。这双手不仅会劳动，会制作一些粗陋的工具，而且，每当这些制作工具的方法和某种劳动经验需要传达给后人，或者令人毛骨悚然的猛兽突然袭击时，这双手又成了他们传达思想、交流信息的工具。然而，无声的手势语是这样缓慢、不明确，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在大自然物竞天择的法则下，人类不能不学得更加聪明——随着大脑和发音器官的日渐发达，人类终于赋予所有的飞禽走兽都能发出的声音以某种特殊的意义，而这具有特殊意义的声音，便是最初的语言。当然，最初的语言也不过是简单的呼喊，就像我们今天时常看到，不会说话的婴儿以“啾呀”的叫声表达自己的饥饿一样，这叫声虽然稚气可

掬，却已经具有能让另一个人明白的特定的意义。而这种表意的语言一旦同具有节奏性的呼声和叹声结合时，便诞生了有意义的诗歌。

人类从此结束了沉寂的岁月。语言的产生带给他们一个崭新的、宏阔的思维空间。

可以在一个冬日夜晚，围坐在火堆边，通过断断续续的叙述，重温朗朗秋阳下的丰收的喜悦，那是一个金晃晃的世界，谷子是金色的，连太阳也是金色的。

可以在一个夏日的清晨，告诉你身边的同伴昨天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当那只凶猛的老虎张着血盆大口扑过来时，你简直以为再也活不了啦，幸好身边有一只新磨好的石斧……直到今天你心里依然余悸犹存。你说，能够天天看着太阳升起来多好啊。

语言可以让人重温喜悦，共享快乐，也可以传达忧伤，分担痛苦。这些词语似乎是有灵气的，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也许，它们果真是魔法无边的，能够帮助人战胜一切吧？于是，初民们念念有词：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土应该回到它应该呆着的地方，水就流在沟壑里，昆虫不要兴起作害，草木应该生长在沼泽里。

中国古代文献《礼记》记载了初民们对自然的“咒语”。当然，大自然决不会理睬这自以为是的“命令”，依旧是水土流失，洪水泛滥，虫灾连年，荆棘遍野。

天地无常。困惑的初民再一次陷入苦思冥想：脚下的大地一直伸展到看不见的远方，是真的无边无际？而头顶的天

空，日月轮迴照耀，高远浩渺，奇异难测，是谁的神力赐予万千生物这般堂皇的庇护所？而“我”，又是谁？从哪里来？

与生俱来的困惑竟是如此深刻悠远。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我们还会常常听见孩子们天真地问：“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而每一个成年人，即使他学问渊博，在初闻这个幼稚的问题时，也会有一刹那的困惑吧。

生命的困惑实在是人类最大的困惑。

我们远古的祖先自然无法解答。所以只能想象：有一种比人类更强悍的力量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

这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就是神。关于神的故事，就叫神话。所有的神话都说，人是神造的。

在西方神话中，人是上帝造的。上帝是一位男性的、威严的神。

在中国神话中，人是女娲造的。女娲用地上的黄土捏成人形，在她温存的手指间，没有生命的黄土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人。女娲对人有着母亲般的爱。可是也有专横自私、不顾人类死活的神。有一天，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作战，共工发怒，用头向不周山撞去，把那支撑着天的柱子碰断了，刹那间，天崩地陷，沧海横流。这时，女娲挺身而出，炼五彩石修补苍天，再次拯救了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类。

可以想象：天崩地陷，洪水泛滥，是自然界曾经发生的残酷现实；而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女娲，则是人类慕求的超自然力的化身。原始人赤裸双足站在现实的泥泞中，可是他们的思维已经插上了想象的翅膀，自由不羁地飞翔着，并力图将他们的魂灵托入一片虚幻而美丽的乐土。

正是这些充满了神奇幻想的神话故事，与流传民间的歌谣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早期不自觉的艺术创作。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口头文学时期，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许多的神话和歌谣在世世代代的传诵中流失、消亡了。以至于今天，当我们看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太阳里画了金乌，月亮上绘了蟾蜍，只能惊异于画面的绚丽，却已无法明了其中的奇思异想了。即使那些有幸流传下来的，也因为毕竟是后来人的记录，而让人难辨真伪。

相传尧帝时代一位八十岁的老人曾经高声吟唱：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是的“凿井耕田”，自食其力，皇帝又能奈我何？

然而，是我们的先祖天生具有超逸的情怀，还是后人在憧憬这种单纯质朴的生活？

对于《帝王世纪》记载的这首《击壤歌》是不是尧帝时代的作品，文学史家们众说纷纭。

虽然童年的记忆往往因为模糊而显得分外美丽诱人，天真浪漫的史前文学却如乍然一现的昙花，开得灿烂，谢得匆忙，虽说香远益清，毕竟芳踪难觅。

文学要获得不朽的魅力，尚需继续等待，等待人类文化史上又一个奇迹的诞生：文字的发明。

2. 语言和文字的艺术

中国人喜欢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在中国人眼里，炎帝和黄帝的时代，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

传说，炎帝和黄帝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分别任两个部落的首领。后来因为争夺土地，两个部落相互仇恨，终于发展成不可避免战争。最原始的争斗也一样酷烈。史书形容：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黄帝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又与前来复仇的炎帝的儿子蚩尤再战，再胜。

屡战屡胜的黄帝凯旋归来，却似乎没有踌躇满志的得意与欣喜。亲身经历过生死较量的人，总会倍加珍惜生命，珍惜生命辉煌的果实。谁能了解他且喜且悲的心情呢？岁月不容情。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连同他自己的赫赫功绩，也许会被时光的流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也许会在人们的传言中变得面目全非，又在记忆的筛网里支离破碎。他抚弄着手中的绳子，“结绳记事”，后人看见这满是疙瘩的绳子，也许能看出它代表十头牛、百只羊，却无论如何也无法知道，这牛羊成群的安宁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他只能仰天长叹。

此时此刻，还有另一个人也在悄悄叹息。他是黄帝的史官，名叫仓颉。在仓颉看来，炎帝和黄帝都是英明睿智的人。炎帝尝百草，识五谷（炎帝即神农氏），普救众生；黄帝造车，造船，冶炼铜器，发展生产。仓颉无意分辨他们的是非，只知道他们功不可没。可惜他这个记事的史官却只会每天在绳子上打结，在木头上刻痕。他自己明白这一个结代表收获，那一道刻痕象征发明，可是其他的人，将来的人能够明白吗？

他为此苦恼，也很惭愧。所以常常失眠。他坐在河岸上。河流平静，水映蓝天。一钩银月从云缝中钻出来，像一艘精

致的小船，在云中行，在水里漂。仿佛一直要漂到他身边来。他用手指在潮湿的河岸沙地上画了一弯月牙儿，月牙儿细细的光亮一直透进他的心里。还有比月亮更光辉的太阳。他又画了一轮圆满的太阳。他的心里突然亮堂起来。这些简单的图形正在表达他看见的，想到的东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他画脚边的青草，再画眼前的河水。他还目睹过另一条恐怖的河流，那是人的鲜血汇成的河。于是他画了一支矛，代表战争。

这一夜，以及以后的日日夜夜，仓颉专注地画着。他画出了一个奇迹：用最简洁的线条表达人类的所见所思所想。这些摹拟事物外形的线条逐渐成为公认的符号——文字的雏形。

仓颉创造的奇迹使他超凡脱俗，成为中国人仰慕的又一个光彩熠熠的神话人物。

神话中说：“仓颉作书而无雨粟，鬼夜哭。”是真的惊天地，泣鬼神啊！

由于文字的发明，人类终于能借助符号而把经验一代代地积累下来，而不再因为个人的记忆衰退甚至死亡而磨灭消逝。人类社会因为信息传递的便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文学，这曾经只限于口头流传而分外脆弱的艺术，也因为文字的易于复制，成为最容易保存的艺术，并由此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

从此以后，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人类心灵渗出的点滴甘露，不再因时光的蒸发而消蚀，终于汇流成蔚然壮观的文学长河，一泻千里，从远古流传到今天。